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十九

平湖顧廣譽惟康

節南山

諸家互有得失集傳呂記善矣蒙以兩者參校猶有可言者如作詩之家父與春秋求車者當是二人呂氏述疏說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允矣而集傳闕之宜從呂氏者一四章勿罔君子集傳謂指王而五章君子又似兼王及尹氏不如呂氏均指王尤爲一律宜從呂氏者二也傳箋皆以空爲窮困集傳本之玩文義正當如此而呂氏謂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似不必然宜如集傳者一秉國成卽三章之秉國均不自爲政卽四章之弗躬弗親集傳指尹氏最當而呂氏以爲尤幽王之任尹氏

案緇衣引逸詩昔吾有先正下亦有誰秉國成三句則秉國成自指執政且於通篇之義尤協宜從集傳者二也至九章則朱呂竝仍舊義當如嚴氏歸本王心乃與卒章義協

憂心如惔二句諸家竝承箋義蒙上民之具瞻言之然詩一曰憂心如惔再曰憂心如酲前後相應今於彼屬之家父於此則屬之民非章法也案李氏謂其言非戲實其國之將亾也何氏古義謂不敢戲談猶云不敢不以正告也竝允王氏述聞以談亦戲也戲談猶戲謔恐非

有實其猗傳實滿猗長也蘇氏曰草木山之實也案傳所謂滿亦就草木言而不卽指草木爲山之實尤善南山平其氣見於草木之榮華榆相臣平其政兆於生民之康樂神怒民怨皆不

平之心爲之箋以犄爲倚似迂王氏肅謂南山高峻而有實之使平均者以其草木之長茂也亦非詩指　實者充實之實故訓爲滿正與載芟之有實其積義同實者虛字也若草木之實必先舉草木名則其實乃有所繫屬桃之夭夭有蕡其實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實者實字蕡若睆虛字也

傳氐本也箋氐當作桎鎋之桎疏引孝經鉤命決云孝道者萬世之桎鎋此鄭所據也其云天子爲周之本謂臣爲本於義不允似拘宰相關天下之安危亦可謂本矣范氏補傳引爾雅氐天根也謂角亢下繫於氐如木之有根故曰天根與本同義是也段氏玉裁以箋之桎爲抵之誤則不辭矣挍勘記從之非

不弔昊天傳弔至箋至猶善歐陽氏以爲皆失之言昊天不弔

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李氏引書與左傳文證不弔爲不恤諸家並依爲說近儒復主傳箋詳經文訓恤爲直截況有明證乎

四章之義至集傳呂記始明蓋尹氏自吉甫佐宣王有大功以世臣爲冢宰非不以正進者故戒以躬親而問事則可以信庶民而光輔君子也呂氏以小人謂尹氏所與圖事者姻亞謂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良是小人以新進誤國家者當平其心而已之尹之姻亞皆出世家大族則審其才德之宜而毋置之高位亦所謂平也爲國家計爲天下計而毋爲一身之私計焉則平矣君子指王嚴氏以爲對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此與仍主箋疏舊義者俱非

詳傳勿罔上而行亦以此章就尹氏言上者謂王汪氏異義陳氏疏亦云其上句庶民之言不可信疑傳寫有誤如此則是弗信庶民非庶民弗信且其說悖理毛氏不宜有此

郭氏柏蔭變雅斷章衍義曰姻亞而賢仕之可也曰瑣瑣其卑無足論可知已而仕且膴焉非不平而何膴之爲言腴也美也以瑣瑣者充之是卽後世爲人擇缺之弊而當時僅以厚於所親則猶有所限制也

五章不傭不惠明謂天爲此禍集傳之義至精箋解以爲懟之於天殊未順

二章以天怒民怨竝言而意實尤重於民故此言天降災禍而轉其機者在王王能用其至而平其心則民怨弭而天怒亦可

回此冣家父所惓惓者折中曰所以靖之者亦在君子而已冏君子者尹氏而受其冏者君子也欲不爲所冏則必反其所爲呂氏曰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則見之也幽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幽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之惡怒遠矣夫何難哉

上二章冀尹氏與王之有挽回乃禍亂與月增長而民之不安益甚是以憂之至於如酲而痛恨尹氏之病民以病國也不自爲政卽三章所謂弗躬弗親弗問弗仕箋圖書授命之說失之殊遠空爲王氏肅所駁也

七章箋以喻大臣自恣王不能使汪氏繼培胡氏後箋歷引諸

子竝謂賢者懷材莫用靡所馳騁當是三家說篇中均無此意自歐陽氏釋此爲賦體集傳呂嚴從之始得其指第項領當如諸子所引之義焉欲健其足不欲大其領項領則不能去四方靡騁則無地可去日蹙百里故靡騁亦就周之四方言之耳家父非欲去位也故反其辭以見其亂之無可避也

前後俱說天下大勢七八兩章極言自己憂憤之情相爾矛者互相猜嫌也如相醻者復相歡好也小人情態所不忍見聞也言去則如彼居則如此所冀望惟在王之一悟耳故以下二章終焉

九章箋歸咎尹氏集傳呂記同嚴氏謂推原亂本在於王心也師尹不平而歸之於天言天實爲此不平者謂天生小人也卽

上章所謂昊天不傭也天下不寧而歸之於王言王實爲此不寧者謂王任小人也卽上章所謂俾民不寧也王信任小人由其心之蔽惑今王心不自懲創而反怨正救之者言不能從諫改過也又云不懲其心卽下章式訛爾心承我王言之指王心也義極精審當從之

卒章鄭氏忠肩謂其詩諫尹氏而非諫王故自稱其字安溪李氏曰式訛爾心猶望尹氏之改化以從善也胡氏後箋亦謂詩辭專責尹氏而刺王之旨自在言外案諸說亦通然如集傳所載呂氏李氏說方是極至之論所云訛爾心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是之謂能屆且夷民怨弭天怒回而萬邦且可畜矣豈沾沾焉望之尹氏已哉家父之稱

字蓋此詩未必作以貽王也

折中曰定治亂必先審取舍審取舍必先端好惡端好惡必先正心術不平謂何究致亂之本也式訛爾心清致治之原也深識治亂之本原而後知正心誠意之外別無修齊治平之術也

何氏一碧（奉賢人著有三百篇詩法）曰此與正月桑柔等作忠愛迫切詞繁不殺蒼茫百感惝怳迷離意無端緒語無倫次並是離騷之祖

正月

箋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呂氏謂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譌言二說兼之乃盡就本篇言一則致刑政之苛一則紊賢奸之辨植黨營私蠹民病國苟安於旦夕遺患於後來皆此訛言爲之人事之壞所以召

天變也顧氏學詩以爲訛言者訛傳之言卽漢志言之不從時則有若詩妖者也疑非漢書劉向封事引首四句云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義先於鄭矣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訛言之實也十月之交謂之讒口兩無正謂之譖言實一而已

三章集傳爲是所引書文乃其確詁其者將然之辭下五六二句承念我無祿說七八二句承幷其臣僕說文勢尤順卒章民今之無祿亦正與此應此因上再言憂心遂及亾國之禍以有褒姒在其意中不禁其言之痛耳呂嚴竝主此義若傳箋之說各有未安也

瞻彼中林二句傳薪蒸言似而非箋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

烝爾喻朝廷空有賢者而但聚衆小人韓詩引此亦云言朝廷皆小人也此一說也蘇氏曰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維烝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又一說也集傳則以瞻彼中林維薪維烝分明可見與下視天夢夢反對案集傳太不取義毛蘇二說均於經文前後通貫以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參之毛義尤長詩主刺王進小人退君子殃民病國不至危亾不止也

民今方殆以下爲當時君若臣痛切言之蘇氏發明至矣蓋民之呼號無告非天之罔念聞也氣數轉而理伸殃民者終必自殃其身矣此與上章及八章皆迫於忠憤而發者也

五章首二句傳箋之說固非其以岡陵爲卑則是詩蓋以爲侮慢元老之喻民之訛言王所崇信在此莫之懲戒故敢於自聖

而侮慢其元老召故老而訊之占夢卽予聖之心爲之箋虺蜴之性見人則走是閔當時之民集傳謂肆毒害人是疾在上之害民者案哀今之人與哀我人斯哀此惸獨略同箋義爲是後漢左雄疏引此二句亦云言人畏吏如虺蜴也阪田而有菀特猶亂朝而有君子也下繼云抏我已非喻矣抏我者王下執我仇仇卽王抏我之事而詩以歸之天者歐陽氏謂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是集傳亦明箋我我特苗固誤李氏以爲特立之苗特生於阪田之中而天爲風雨以抏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案此似直以天喻小人於理難通呂嚴同之未安也求我執我箋與集傳皆以謂王實勝諸家

釋訓仇仇敖敖傲也傳仇仇猶謷謷也王氏述聞謂仇仇或作执执廣雅执执緩也集韻执执緩持也緇衣注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是緩持之意胡氏後箋謂爾雅傲慢也廣雅慢緩也慢兼傲與緩二義蓋傲則不固然則緇衣注以仇仇為不堅固與此傳義相成也

詩言憂者八此章直以心之憂矣發端龍漦之孽檿弧箕服之謠詩人莫大之憂也至八章始言者不能不言而又不忍遽言也直云褒姒威之者此莊辛所謂誠見其必然而非敢以為國妖祥者歐陽氏曰此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讒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然忠臣於君無絕望之心故即以下二章繼之呂氏謂前

章既言周之必亡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最得詩指後儒多以爲東遷後詩集傳附載其說云今亦未能必其然否則是未嘗從之也

九章以事難於正言故假比意以出之終其永懷四句傷其已然載輸爾載二句閔其將然十章上五句告之以所宜然也末一句箋女曾不以是爲意乎見忠臣惓惓之意歐陽氏謂踰絕險而不以爲意失之

十一章疏謂上章教王求賢而王不能用故此章言賢者不得其所是也末句嚴氏謂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慼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並允當

首章云念我獨兮憂心京京此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前後相應上四句則以小人之共樂反形我之獨憂也屈原所云舉世混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此之謂矣傳云訓旋員是嚴從王氏以爲稱說其善殊誤

小人得志民必困矣故繼以民今之無祿傳君天之在位祿之訓義未允然天而椓之者天而所以致天天且椓者則君與在位也哿矣富人哀此惸獨猶爲將亂言之亂成則貧富同盡矣詩首章以天變起而致變則在人君若臣皆不知憂而己獨憂之二章悼己三章悼當時之人四五章指斥君若臣之失欲以覺悟朝廷六章又悼當時之人七章又悼己八章直言宗周之必滅於褒姒九十二章展轉設比敎以求賢自輔猶可免於危

亾十一十二章復悼己十三章又言小人方興未艾王無悔心則民之受害終無已時而因以悼惸獨終焉蓋不忍極言將來而姑就目前無辜之民作結其用意良可悲也篇中以憂字哀字相緯成文若斷若續情見乎辭

十月之交

序大夫刺幽王箋以爲當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蘇氏謂鄭言此詩所以非幽王者曰師尹皇父不得並政褒姒豔妻不得偕寵番與鄭桓不得同位此其所挾以爲厲王者也使幽王之世師尹皇父番與鄭桓先後任事褒姒以色居正位謂之豔妻其誰曰不可且漢之諸儒異師相攻甚於仇讎苟毛公誠改詩第則他師將不可信而韓詩之次與毛詩合此足

以明其非厲王也范氏補傳又立五證一驗之唐厤二幽王三年三川震三雨無正言周宗既滅指赫赫宗周褒姒威之事四厲王監謗安有孔多盈庭之刺五小宛先人謂先王二人謂文武厲王先人爲夷王安能懷文武之事案鄭之失蘇舉其要范推其餘竝確

十月之交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戴氏考正謂自劉氏歆始疑爲夏正十月非也梁虞劆唐傅仁均及一行竝推周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辛卯朔辰時日食阮氏補箋言之尤縷悉云蔡氏堯典以閏月定四時傳以日月隨天左旋主張子正蒙說也此詩集傳以天左旋日月右旋者用舊說也語類謂張子說極是恐人不曉所以只載舊說云然究以集傳爲正

詩言日食若斯之重而疏謂聖人假天道爲勸戒神道可以助教不可以爲教殊違經指後來考驗益密遂有以日食爲天行之有定無關人事之吉凶者此大非也春秋日食必書漢儒董劉二氏尤重日食集傳謂雖曰行有常度實爲非常之變案日食古不多見而後世幾無歲不見者蓋食之不甚者古人不以爲食食之甚者方爲食以蒙所及論之不甚者不必應甚而又非其時者應常不爽乃知以聖人爲假之立教者惑於術家之言者也故至今有日月食救護之禮戴氏曰此變其懸象著明之常不必爲變其行度之常也豈有天變見於上而聖人不恐懼修省者乎人君日食修德月食修刑依乎陰陽立義無非敬天畏天之誠耳其理勝疏又曰日月雖會非當其道之交不食

近交乃有食朔齊行也望遙對也日蔽於月體故日食恆在朔月蔽於地影故月食恆在望日高而月卑其閒相去甚遠又以實體揜蔽者易地則殊觀故日食各地不同月之食乃適爲虛影所揜蔽故其食分之淺深天下皆同亦疏義所未及

漢書劉向傳引告作鞫古字通然告爲正故箋云告凶告天下以凶亾之徵也案下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猶寬言之實則主刺王朝也

三章安溪李氏謂又言諸災變之多也未必皆十月事總言之耳顧氏學詩謂因日食而歷敘天變非必同時雷電過常卽爲不令不必十月陳氏啓源亦云然案此非大義所繫且其云十月而震電葢以十月貫震電非必幷貫下百川山冢四句也若

以幷貫下山川則嚴氏之失耳
集傳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呂記述之案上天示災異之故與先王謹天戒之意董子盡之朱子引以詮是詩亦最當
劉向傳曰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引詩云云案四章始專言人事見天地災異之不虛生也
皇父卿士集傳兼存卿之士爲或說許氏以爲常武之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是卿士兼大師也大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之皇父賢者也故詳著

其官而又本其祖替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或說之未然
良是
豔妻箋易傳爲厲王后者據中候擿雒戒之文耳疏言之甚明
非魯詩也魯詩豔作閻而爲幽王詩不異觀魏氏源引漢書古
今人表有褒姒無閻妻皇父等七子列於幽王下品之次胡氏
後箋又謂顏注班倢伃賦但云小雅刺幽王曰褒姒滅之閻妻
煽方處褒閻猶褒豔耳此足以見之詳中候所云剡者配姬以
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者當別有本或出齊
詩亦未可定然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況毛之淵源遠而義理
優非它家比乎
四章大指集傳最盡詩人深疾褒姒而事有難言皇父以大臣

而結內寵擅朝權其罪尤大故七子並言而先皇父結以豔妣下又專以皇父言見其倚內寵下無民上無君也

嚴氏謂古者興功動眾謀及庶人順民心也彭氏執中亦謂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卽我謀

向疏謂左傳說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注河內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何氏謂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忿生所食邑意其後復歸於王故幽王以之與皇父而桓王復以之與鄭耳路史以為沛國之向九域志以為同州之向皆非是又承縣亦有向城乃姜姓左傳所謂莒子娶于向

者別是一向一統志懷慶府濟源縣有向城在縣南周畿內向
邑水經注引闞駰十三州志軹縣南山西曲有故向城卽周向
國也
七章上四句言己盡瘁王事而反被譖雖只就一身言而王聽
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具見於斯舉朝
相效成風有不壞國是而干天和者乎故前數章言天變人事
相因而此歸重人事以結之
釋文里如字以作𤸃爲後人改戴氏謂悠悠長也里如雲漢云
如何里之里古字里悝通憂也言憂之長至於甚病此說良是
蓋承上章言己以盡瘁被讒是以憂之至於甚病非憂一身憂
國家也若憂一身則去可矣下何以言我不敢傚我友自逸哉

天命不徹亦謂國家之命非謂一身之命徹當如王氏訓通其爲說仍是一身之命則未然篇首三章所言是天命之不通也我友知事無可爲多去而自逸我以閔天命爲心義與國同存亾故不敢傚也此章言自處之道傳及王氏陳氏皆以爲親屬之臣心不能已得之嚴氏謂此與下篇末章皆不得去謾已去者失其義矣

雨無正

歐陽氏以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最允非是必入於穿鑿亦於詩何補焉集傳呂記從之至元城劉氏所述韓詩集傳辨之亦確

首章上四句就天說蘇氏允矣嚴氏亦從之而下五句仍就王

說稱以其去取較安饑饉斬伐天之疾威也弗慮弗圖當是謂王慮與圖固人之事也傳舍除也疏申以舍彼有罪既服其辜者而不戮義不可易此即瞻卬所謂彼宜有罪女覆說之下則所謂此宜無罪女反收之也

二章集傳最簡盡詳詩辭確是幽王末年情狀而猶不悔悟所以卒召驪山之禍東遷後固不至此也箋以為王流於彘後事恐雖欲覆出為惡而不能矣

曰正大夫又曰三事大夫箋正長也長官之大夫又釋三事大夫以三公王氏肅則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疏既辨以正大夫為一人三事大夫不得分為二蒙案王說固非鄭義亦未允姚氏謂上正大夫是六卿正官此大夫在其下而皆有任人

準牧三事之責之大夫也此解爲是若李氏引徐氏安道說周官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以其說爲有據豈知今周官文即王僞撰以自證其說乎

王氏謂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敝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方氏亦謂呼昊天不敢斥言王也此章前後之樞紐天之降喪民之淪胥中外離心小人播惡皆由王之不信法言耳戎成饑成辟言不信之明效也辟言不信則巧言爭入矣正言者躬瘁巧言者處休此凡百君子所以莫肯用訊也又謂法度之言乃義理所歸宿如行者之有程也辟言不信則冥行而不知其所厎然爲人臣子者以君心之回僻而不自敬其身可乎凡離居以自逸聽言而莫訊者皆忘人臣之義而不自敬其身者

也雖不畏人言獨不畏天命乎

傳暬侍御也箋侍御左右小臣未盡集傳暬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胡氏後箋謂此詩自是暬御之臣所作而序云大夫刺幽王則暬御未必是小臣之稱當矣陳氏疏曰暬當從唐石經作暬從埶聲

聽言則荅二句承上莫肯用訊而言如集傳說文勢方順且此與桑柔之文雖略同然彼對誦言如醉是指王言此對譖言則退自指羣臣言下章復蒙辟言不信而申成之非承此二句呂氏嚴氏竝從之范氏補傳謂聽上之命則應對無敢盡言也聞人之譖則退避無敢任怨也朱氏通義亦謂蒙上二句言之則責臣者是陳氏啓源以來皆主傳義殊未然

云怨及朋友畏朋友之怨有甚於得罪天子蓋同心同德之友能以敬身畏天之道相繩殆卽指下去位之賢者此可見西周教化入人之深政治雖亂於上而風俗未積於下也詩人欲其復來王都庶幾協力以匡王之過而於事有濟非苟爲而已鼠思泣血二句傳與蘇氏就居者言爲是無言不疾以巧言者之實繁有徒也傳遺亂世義不得去思其友而不可反者也此與上篇所云竝傳發明去就之義處

錢氏詩學曰此詩與十月之交所譏不同此篇譏者非皇父輩也卽所謂自逸之我友潔身遠引者小人亂國正人爭去國事其誰賴乎

張氏爾岐曰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刺小人也雨無正責君子

也國家衰亂之會小人據勢希寵而不知止君子引身避害而不可留古今之通患也詩之刺小人也爲怨訾切齒之言身攖小人之忌而不顧忘身謀者也其責君子也爲委曲推求之辭務破其自全之隱而激之使忘其身謀竝欲人之忘其身謀者也嗚呼事君之節備矣

小旻

此與小宛小弁小明俱名爲小雅疏各爲之說蘇氏藍田呂氏皆以別於大雅而名之諸家竝從其義郝氏敬以大東須小毖爲難近人竝謂當闕疑是也

謀猶回遹爲全章之緣起以下皆發明此義朱子舊說此詩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將致亂也集傳略同最盡益王所恃以

綱維天下者謀而能斷耳不斷則臧者不用不臧者用朝廷之權度差而萬事隨以隳壞國家之患無甚於此箋謂於上二篇爲小非是

蘇氏曰言天禍迅烈徧於下矣而王之邪謀終莫之改也此以王不能因變修省最是李氏意略同但以幽王信用邪謀則天之禍何時而止未若蘇說之直截集傳以天之疾威布於下土使王之謀猶邪辟無日而止反歸重於天未安

釋訓翕翕訿訿莫供職也傳潝潝然患其上訿訿然思不稱乎上劉氏向疏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因引此詩王氏謂潝潝尚有所合也訿訿苟有所毀也蘇氏謂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竝同劉義李氏以下皆從之戴氏震考正曰訿

訿劉以爲呰君子是也豈有小人而謀臧者哉謀臧謂君子之謀也不臧謂小人之謀也君子之謀出則衆小在位訿訿然詆毀而共違之小人之邪議則潝潝然一倡衆和而共依從之其黨同伐異如是何以供君之職故爾雅云然案此申說益明暢傳義實不如劉之確也

傳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案檀弓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亾之此卽春秋之義亙古不易者此義不明而天下若無人矣

匪箋訓非其云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本允左傳襄八年子駟引此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衆無適從也顧氏杜解補正惠

氏棟王氏念孫竝同杜義王氏謂古匪彼通用胡氏後箋以爲如彼行邁則靡所臻言行而無所至築室道謀理宜不成故可云如彼若此句行邁謀則正宜得道杜以匪爲彼雖字本可通然行路究與築室不同問塗於路旁之人未見其必不得道仍當從鄭以非訓匪乃與下句承接案胡說是也匪彼或以音近通用而其義相反訓非者必不可通於彼對此言者必不可通於匪如下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亦以匪爲彼可乎

吳氏讀詩一得曰謀夫孔多臧不臧幾無從辨準以先民大猶而聽言之道得矣蓋先民是程則非二帝三王之法不用也大猶是經則非詩書六藝之道必黜也回遹之謀猷安得用哉儀刑文王儀式刑文文王之典先民是程也率由舊章率循大卞

大猶是經也小旻之詩人以法祖之道望幽王
傳邇近也爭爲近言箋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兩義
不同何氏古義謂聽在上爭在下胡氏後箋謂上之人惟邇言
是聽則下爭爲邇言以迎之此傳說也集傳呂嚴並與箋合者
以於下二句尤順耳
集傳以聖哲謀肅艾卽洪範五事之德則哲謀肅艾各有否者
就聖可推也此五德皆先民是程大猶是經者其否則惟知爲
邇言者耳蘇氏謂雖世亂民僻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
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
無能爲矣其言可爲千古炯鑒且人主必具此五德之實而後
能用此五德之人箋謂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尤本原之論

也

疏之失多在以傳意合箋獨於此卒章則以箋意合傳案傳一

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是言不知不敬小人之危身箋人

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亾也是言

不知畏慎小人之危國顯然不同疏但釋傳義不復釋箋非以

箋强合於傳乎蘇氏謂小人智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

在目前則知避之喪國亾家之禍遠在歲月而不知憂也義近

箋而微異李氏本之集傳又本蘇說而加精者也案詩渾言其他以

其說具於上文下又接言敬畏故凡事之敗德喪身亾家危國

而伏於未形者詩辭皆可以通之而釋詩必求本義本義者何

上五章所陳是矣箋與集傳義不可易

嚴氏謂荀子蓋斷章取義毛祖其師之說以爲不敬小人之危
殆考本詩諸章止言不能聽謀無畏懼小人之意輔氏謂此詩
專爲刺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初不爲小人賦也且
小人之禍固不可不防閑畏懼然亦何至於戰戰兢兢如臨深
淵如履薄冰哉易象傳君子待小人不惡而嚴此君子待小人
之正法也至於禍患之來亦豈如此戰兢所能免哉義竝精審
陳氏啓源以爲末章言當明哲保身未可攖小人之怒夫果恐
攖小人之怒則上五章明目張膽苦口危言豈非自相矛盾邪
況身既在列覩國事日非但圖緘口以免攖小人之怒豈所以
爲萬世訓而孔子何爲錄之胡氏後箋又謂傳義實本左氏不
止荀卿亦未然詳樂王鮒語乃以譏議公子或取禍患我但當

敬畏自守故曰字而敬其云不敬小人亦危殆杜氏誤取傳說解之耳果若所云則斛之譏議反有甚於諸大夫矣至荀子泛言不敬不肖非謂與竝立於朝亦自無病此以知其爲斷章也

小宛

序云刺幽王集傳以爲大夫遭時之亂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不主刺王如傳箋則先人之上宜增一爾字經傳無以先人稱先王者足以明之矣如集傳於三章螟蛉有子二句終有難通案戴氏曰小宛似與五子之歌同意曰先人曰爾所生曰脊令似非疏者也念先人而使之不忝於父非兄弟誰其言之蓋以詩即兄弟之臣所作合傳箋集傳而一之按之詩辭尤無不協王氏總聞亦曰當即王之兄弟若懼禍而不安者如言先人所

生所感之興皆父子兄弟閒事也與戴正同范氏補傳又謂是
詩之序雖不明言所刺之事然首章有念昔先人之語四章有
無忝所生之語此幽王不能親睦父子兄弟之閒有無罪而見
誣者故大夫作詩以刺之意亦與前二說近但以無罪見誣為
言蓋據四章之文然孰若憂禍亂之將作而望王以改行之為
善哉　傳箋以先人二人均指文武未若嚴氏從陳氏義先人
據幽王指言宣王而二人方指文武於文勢為合
溫克之溫鄭訓蘊藉王訓以柔後儒多從王然鄭義亦可思克
者自勝以循禮惟齊聖故能然與彼昏之日富正相反
王氏謂壹醉日富則用燕喪威儀而臣下化之天命將改大福
不再矣故戒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言各則并戒其君臣也嚴

氏謂或疑飲酒小節未必係天命之去留殊不知蕩心敗德縱慾荒政疏君子而狎近倖玩寇讎而忘憂患皆自飲酒啓之禹惡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歷觀前史其事可監晉元帝以王導一言而覆杯其能植立江左宜哉二說並善

箋以中原有菽二句喻王位無常家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二句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此承天命不又言箋說當得詩指其詮教誨爾子二句爲亦似蒲盧將得而子則非詳詩意言王位民心無定如此王宜教誨其子用善道使之嗣續乎己乃克嗣續乎先人而統緒不至終墜蓋啓後所以承先而啓後之道非修身不可故以下章繼之

我者詩人之自戒也日斯邁而月斯征猶言日就月將不敢虛

度其日月也爾者詩人之戒其兄弟也夙興夜寐亦願其惕厲於夙夜也首章既言我念先人故此以無忝所生戒其兄弟實則互見耳蓋事關一體所以交相勵也而戒王之意爲主凡言我處意皆在王也箋我者我王之釋可參

曾子立孝引夙興夜寐二句云言不自舍也不恥其親君子之孝也潛夫論讚學篇引此章而曰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博己而已也蓋乃思述祖考之令聞而以顯父母也案此孝經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之意自天子以至庶人其道一而已

五章言國亂民貧刑罰滋多以起末章免禍之意非自指也輔氏謂塡寡自謂者失之嚴氏以此述民病下言懼禍允矣凡此

皆以諷王　此章所言猶是當時之風俗若後世之民則挺而為惡矣

小弁

序大子之傅作朱子注孟子依序為說而集傳以為大子作此詩者詩本大子之傅作而其辭皆代為大子之言者也如箋竟以為其傅之言則於詩辭不甚合故此義亦不可不發但直謂是大子作則篇中所云有非大子所宜出者嚴氏謂其傅述大子之情而作此詩兩得之矣

次章首二句箋謂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讒亂其德政使不通於四方於詩義岐出若李氏又謂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亾也案詩八章皆致怨慕於王冀其有所感悟並

不涉國家與王身利害不應此二句獨及亂亾故蘇氏謂夫婦之相安父子之相愛亦天下之所共由今獨廢而不行故其憂之深也何氏古義亦謂周道坦平人所共來往一旦窮塞化爲榛莽之區以我天倫無故父子一朝隔絕何以異此二說得之亦正與傳周道周室之通道合

三章傳父之所樹已尚不敢不恭敬疏謂此假之於凡人非爲幽王所樹桑梓集傳以桑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爲說案假託王大子心事且兼梓言恐非農家牆下之事未若疏之渾說爲允　此章宛然仁人孝子之思如赤子之中路失其父母焉故嚴氏以此爲怨而慕也

吳氏讀詩一得曰作小弁者言及瞻父母之至情非獨感動幽

王亦懼宜臼以廢棄之故懟其親也厥後宜臼奔申致申侯搆犬戎之難所謂瞻依之念安在哉

箋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陳氏疏謂說苑引此詩釋之云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又韓詩外傳云言大者無不容也此鄭所本三家案此知鄭於三家未嘗不用其長也

五章箋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集傳從之詳詩辭當如此解劉氏小傳謂鹿足伎伎顧其子也雉雊求雌求其妃也言王放逐大子曾不如鹿麑黜申后曾不如雉木壞則無枝無枝則木死亦若王受讒放逐大子自殘其嗣嗣誠殘王亦且斃踣矣解以爲斥王蘇氏雖立言較審實用劉義

何氏謂弁鹿之擬既於幽王不倫卽雉雊求雌猶所以比父母
又王有褒姒爲后伯服爲子亦未可謂之無雌無枝也頗切中
其失蒙又案此章義近俚淺大子被廢出奔不宜爲此言卽其
傳爲大子作亦不宜爲此言而卒爲此言者欲王知大子之窮
困或動其憐閔之心也
許氏謂篇內五心之憂矣一曰云如之何其辭尙緩二曰疢如
疾首則切於身矣三曰不遑假寐則晝夜無有休止四曰寧莫
之知則無所告訴而倉卒急迫故終之以涕隕也案悲哀迫切
至六章極矣因斥言君子秉心之忍七八章乃蒙何辜于天二
句言其所以被廢之由猶望王之悟大子冤也
不舒究之一言曲盡情狀而其原由於不惠方氏謂宋平信伊

戾之譏殺其世子痤叔孫信豎牛之譏殺其子孟丙仲壬後非不悔也使事端初見稍舒緩之而究其情則讒人之罪狀可得矣豈至陷於大過哉張氏慧亦謂自古骨肉之閒至於信讒搆而相殘者皆不舒究之故使徐徐以察之則讒人之情見而冤得白矣

伐木二句諸家竝從傳箋嚴氏獨謂木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斤斧伐之又以繩索從其後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新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杝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案上下文皆就君子說二句不當獨屬之讒人宜依傳義　佗傳箋竝訓加釋文音吐賀反疏謂佗佗人也則讀

如字矣嚴氏同之非是

箋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亦無如之何以此申傳念父孝也之義姜氏廣義謂傳念父孝也蓋通結全篇篇中之哀怨是其念父之孝故引孟子證之此勝箋說案傳具述孟子見詩之大義如是古人傳經體也集傳不徑引孟子引傳文者存其傳經之舊也其首章竝引舜怨慕號泣正同

巧言

昊天箋以爲愬王是所謂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其以君子斥在位者則誤二三章凡言君子皆指王也如怒如祉豈人臣之事乎

僭釋文毛側蔭反此以僭與譖通傳涵容也蘇氏謂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此說爲是既訓已不必如箋訓盡

涵者譖之所由入信者讒之所由行此生亂之原怒者非但怒其言而不行並怒其人而退之也祉者非但喜其言而施行並福其人而進之也此止亂之法大學衍義引此章而曰人君杜絕讒邪之道一曰辨二曰斷

上章曰讒指其實也此直曰盜賤其品也箋引公羊傳賤者窮諸盜冣爲確詁蓋春秋書法之尤賤者曰盜而詩亦如之所以深疾讒人也

箋小人好爲讒佞既不共其職事又爲王作病此以職事釋止蘇氏因云止職也集傳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意亦同李氏嚴氏並謂讒人非止於敬維爲王之病胡氏後箋據韓詩外傳兩引字皆作恭禮記緇衣引此文注云不止於恭敬其職蓋詩言止共故云止於恭敬其義爲順若謂止其職事則止爲贅字案如其言經宜云匪予止共方合詳外傳之文本當作共其義亦爲供故云不共其職事而病其王後人傳寫作恭耳陳氏疏謂止共猶言共止倒句協韻鄭用韓以申毛已覺胡之誤矣

輔氏謂此必指其實事以告王讒諂之人必須自力於其職以市信於王然後其說始得以蠱惑王心而使不自覺焉故言此

以曉之曰斯人也非眞能其其職業也適足以爲王之病而已
桼此以申集傳也而實不相似自力以市信特其小人之有才
者耳昏暗如幽王豈必待有才而後悅之哉觀卒章所云則可
見矣

四章箋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
道之集傳反復興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按
之經文終可疑惟蘇氏曰奕奕寢廟天下之正居也秩秩大猷
天下之達道也居天下之正居行天下之達道他人之心可得
而度也雖有毚兔行於隱伏將有爲我獲之而至者苟守吾正
則天下之情畢見於前矣安用旁窺而竊伺之以讒人爲己耳
目哉如此方於經文爲順臭傳訓謀王氏蘇氏取臯矣傳箋並

訓定以釋此義本爾雅陳氏啓源執傳以難集傳非也
安溪李氏謂寢廟者嚴肅光明之地大猷者正大宏遠之謀君子齊敬故能作寢廟聖人通明故能定大猷人心如是未有讒佞至而不能察者也易曰德行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惟易簡者知險阻如太陽之無翳物明鏡之無匿形也君子誠能去其疑心如寢廟之洞達法大猷之深遠則一切幽暗曖昧之態淺近苛細之言如見其肺肝然免雖善於狡脫而遇犬則獲之矣義亦與蘇近
傳荏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呂氏謂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柔木者蓋得其指準是而言下文六句亦當發明此意許氏謂往來行言則心必辨之不可欺也近是蓋蒙上君子

而言君子能於往來所行之言心爲辨數則蛇蛇之碩言見其徒出自口而巧言如簧亦見其顏之厚若是者何亦所以愛護善人也傳蛇蛇淺意也陳氏疏謂與孟子訑訑之聲音顏色聲同義近淺讀與諓同疑得之箋之解往來行言二句殆非而其解下四句則是

呂氏謂六章非特賤讒人之辭葢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艮是篇中言亂多矣此云職爲亂階者罪有歸也許氏述吳氏師道說前三章刺聽讒者後三章刺讒人就箋與集傳言固然顧氏學詩謂全詩皆爲王發而說者以前後三章分屬非詩人之志此勝舊義但其爲說亦多失之鑿何人斯

王氏謂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之以所疑而已集傳亦謂不欲直斥暴公故但指其從行者而言夫以從暴公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此詩之義得此已極分明胡氏後箋又曰全詩但維暴之云微露本意而其餘皆指何人言之欲窮極何人之情乃所以實暴公之譖意在於此而文成於彼此詩人譎諫之義故序特據事直書曰刺暴公曰作是詩以絕之也立言微指亦無遺藴矣

箋彼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集傳呂記從之歐陽氏謂鄭以何人爲同侶則終篇之語無及暴公者遂以何人斥暴公李氏謂下維暴之云歐以爲聽譖者伊誰乎乃維暴公之言是從則下文二人者其說迂回當從

鄭以爲暴公之侶嚴氏從歐而小變其說　案疏以八章皆言暴公之侶疑暴公之侶欲與之絕明暴公絕矣果爾則於其侶猶爾於暴公嘗何如似無足錄之於詩竊意從行者未必果有其人蘇公不欲直斥暴公託爲是言耳其辭皆指何人其意則自指暴公如伯氏吹壎二句言同僚之誼有如兄弟正暴公蘇公之事設眞謂其侶則其刺何人也反甚於刺暴公矣觀篇中之用意忠厚必不至此故歐說可參取蓋歐得其意鄭得其辭而鄭正可該歐之意疏失之耳

梁箋以爲魚梁蘇氏以爲橋梁范氏補傳謂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安溪李氏謂梁在邶風與前小弁篇對符而言則當爲魚梁

此對門言則當爲門外之橋梁也文同而義異竝從蘇氏是伊誰云從二句當如集傳云乃語辭從即二人從行之從傳以云爲言未然若如箋說以譖我者是言從誰生乃暴公之所言則於全詩爲不類矣始者不如今二句集傳謂不入唁我是不以我爲可也始者豈嘗如是亦較諸家爲直截

釋宮堂途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上云不入我門此云胡逝我陳箋遂以陳爲公館之堂塗蓋解之欲使兩通然以我梁我門例之其不謂公館明矣王氏總聞謂當是過門留語而去方氏謂逝陳則入門矣聞聲則通問矣而不見其身蓋通問而不請見也亦失之泥集傳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祕也陳氏疏謂此乃設辭得之

箋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集傳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況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案箋依經申釋集傳主於發其意兩說相須

箋今女心誠信而我不知集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二說迥異案不我知猶云不我穀不我甲是言不知我非言我不知且此詩前後皆斥暴公之反側何於此獨稱其誠信哉合從集傳

夫子之錄是詩者有二說焉一以著王聽不聰而致亂呂氏述董氏說當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則上下其得以免乎兼列於此著其所以亂是也一以著

朋友處變之道王氏所云是也案如前說可以觀如後說可以怨

巷伯

集傳寺人蓋以讒被宮而爲此官劉氏小傳曰孟子仕人以避嫌不審爲讒者譖之至加宮刑爲寺人故作此詩詩名巷伯者是其身所病者故以冠篇此集傳所本陳氏啓源謂設遭讒而後宮則讒刑之時尙未爲閹安得自稱寺人然詬莫大於宮刑爲知非既爲寺人之後追悼前事而作乎太史公報任安書即此意而班氏擬以巷伯之倫也故朱子引遷傳贊語云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譖遭刑信矣又述楊氏說兼存舊義益周至

二章李氏謂上章成是貝錦則以喻讒人織其罪此言成是南

箕因其近似而遂譖之也竊以其說爲長蓋哆侈云者箕二星踵已哆二星舌更侈並就其星形象言兩字本平與萋斐同箋謂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有似哆在星侈在人未安也陳氏謂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亦李氏之意而李更直截　成是貝錦成其事也以喻羅織成是南箕成其名也以喻文致

愼爾言也箋以愼爲誠又謂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詳其語自說詩人惡之之辭疏以此二章爲讒人相戒非鄭意也然作譖愼義尤明集傳呂記用王氏說得之言女譖人不已終亦將見疑而被禍後世如費無極江充息夫躬之徒何限詩人言此欲其知懼而少戢耳

譖人大甚疑非一人之智慮所及也故曰誰適與謀箋所謂怪其多且巧是矣三四章承此句而言以肰其協力誣搆之情而以天道人事之無常者儆惕之彼謀譖者志滿氣得見譖者被其毒而無如何也唯有呼天以訴欲其於彼視之於此矜之而已下復言誰適與謀以深疾之而專斥譖人者之罪大惡極終之以投畀有昊蓋天定勝人必不爲所容也天體物而不可遺者也小人之所不知者此爾

傳於次章曰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因引顏叔子魯男子二事其義甚善察其意蓋亦以寺人辟嫌不審而致譖但卒章又曰罪已定矣而將踐刑則是未爲寺人也揆之詩辭有不合耳

卒章之興王氏謂楊園下地以況卑人畝丘高地以況大臣欲

陵畝邱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於卑人也最明寺人孟子傳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此未必有所傳亦度其情事以爲說耳箋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案詩之自著孟子猶節南山之自著家父也必曰寺人者古字多相同而又處卑賤不繫以官則莫知其爲何人矣且蒙上興意而言寺人猶之楊園之道凡百君子猶之畝邱於文法應爾非有他義也

學詩詳說卷十九

學詩詳說卷二十

平湖顧廣譽惟康

谷風

此詩似述一人之事而序以爲刺王又云天下俗薄朋友道絕觀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孫命契敬敷五教此可見矣故王者以本身作則惇厚風俗爲先

東風謂之谷風傳箋本之釋天其釋無草不死二句以喻朋友不能無小怨均是也諸家從之嚴氏用范氏補傳錢氏天錫說以來自大谷之風大風也盛怒之風也及雨喻事變之小及頹喻事變益甚草死木萎喻大患難此時賴朋友以濟如此不惟谷風之訓不合且但云草死木萎而已未有以見朋友之相濟

何以遽云大德又義理偏枯失詩人之指凡因嚴說而小異或加繫者皆無取焉

人之汎汎相值者不可以言友也謂之友必有可以爲學問身心之助者矣而且以窮達異勢見棄薄惡莫甚焉傳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如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善矣

恐懼而維予女則不當安樂而轉棄予此本其患難以甚安樂之罪然友誼之衰自在安樂之遺不在患難之保也韓氏以維予與女爲煦濡之私意而并非之似乖經意

言乎道德離羣索居則有過而不知言乎學問獨學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惟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傳風

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

傳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案必以盛夏為言於經文不無添設集傳卽承上二句而曰言其所被者廣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況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小怨乎依此義尤直截實勝舊說

有大德不能無小怨小怨者實非怨也然且見以為怨是其將恐懼時皆其置怨而友人時也則當其將安樂而忘且棄之也固宜吁薄矣哉

朱氏疏義曰谷風蓋與伐木為反對終和且平則無谷風之怨矣

蓼莪

序箋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亾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疏申以經言銜恤靡至是親沒之辭親病將亾不得扶持左右孝子之恨最在此時此無可疑者歐陽斥其滯泥殊過使非作於親亾之後則篇中所云幾皆不祥之語又豈人子所忍出耶且詳詩始終父母竝言箋亦云二親病沒則是父母相繼以亾而已皆以在役不得親視含斂也人生之不幸蔑有加於此者矣是以長號短泣千載如聞其聲

首章興義箋說近拙歐說太寬蘇氏謂莪可食蒿不可食采莪者將以食之譬生子者將賴其養父母生己勞而養不終如采莪之得蒿集傳以爲昔謂之莪而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比父母生子以爲美材而今乃不得養以歿勝舊說矣嚴氏又引爾

雅釋草蘩之醜秋爲蒿釋云醜類也言蘩蕭蔚莪之類春始生氣味旣異故其名不同至秋老成則皆蒿也此以莪形蒿莪美而蒿惡莪始生香美可食至秋高大爲蒿則麤惡不可食又謂蔚馬薪蒿也蒿之尤麤大者也引釋草蔚牡菣郭注無子者故云牡菣兩章取喻得此纔明陳氏啟源以爲於次章伊蔚難通胡氏後箋謂草木以有子者爲材匪我伊蔚正與上章一例未見其難通

箋以缾罍喻貧富之民歐陽氏謂非詩人本意當矣王氏蘇氏皆以缾喻民罍喻君案後漢陳忠疏云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缾之罄矣維罍之恥言己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前儒已如是解集傳謂缾資於罍而罍資缾猶父母與子相依爲命比擬不類嚴氏又從范氏補傳說易爲以

缾喻子罍喻父母恐亦非詩指
鮮傳訓寡是也箋申爲供養日寡則非傳意嚴釋以單獨之民
謂無父母者得之二語最悲下乃申言其所以然無父二句就
當下言下章承劬勞說
傳鞠訓養疏謂懷任以養我當兼乳哺言乃備畜集傳養也宜
寢而寢宜興而興皆畜養之實箋訓起胡氏後箋謂此讀畜爲
慉說文慉起也畜義足以包之疏長爲長遂壘山謝氏所謂如
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亦是也餘集傳呂
記述之已明謝以育爲教育則此方主最幼時說以申首二章
生我劬勞生我勞瘁之意未暇及有知後事也蓋疾終侍奉惟
此可少報生我劬勞之德猶夫子斥宰我期喪之說必曰子生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也不然人子自少至壯夫何者非父母之恩哉又以復爲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末若舊義反覆爲當至嚴氏畜爲乳之長爲就口食育爲哺之義涉重複且解出入爲子之出入遜舊說遠矣

自怨自痛三章極矣此又歷言父母生我之德欲報其萬一而無從集傳謂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爲報嚴又申以今我不及報之痛當奈何也蓋含送死大事別無酬報不幸不得終養此恨愈無窮期矣

末二章箋與嚴氏以爲賦行役時事是也但嚴以孝子行役念親之沒觸目皆悲傷謂作詩時迴念行役景象則可若謂方行役知親沒而悲傷不如箋自苦見役之允歐陽又以喻政令之

暴急義得兼之

大東

何氏焯謂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京周二千餘里錄東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於勞役可知也

有饛二句以言王者之待諸侯禮從其厚也舉一端以該全體故亦爲興周道當謂先王之道平均而無偏頗正直而無枉曲君子履之以爲率由小人視之以爲則效道理本無不該就事以言傳所云貢賦平均賞罰不偏是也將言周室之衰先言周室之盛爲通篇之發端

簔飧者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禮也凡飧饔餼以其爵等爲之牢禮之數陳興者喻古者天子施予之恩於天下厚歐陽氏謂足

於豐饒之辭蘇氏謂先王之世諸侯富足案簋飧棘匕皆待客之禮若言諸侯富足何必專就此取興且篇中立說重在王朝知箋義爲勝

既往既來箋訓既爲盡云譚人自虛竭餫送而往周人則空盡受之曾無反幣復禮之惠如箋所解既往謂盡譚之有以往則既來亦宜謂盡周之有以來又何必疚之有益此往來只謂道路往來如集傳所云傳佻佻獨行貌韓詩佻佻作嬥嬥云往來貌是探下爲訓明不同鄭

徐氏光啟曰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勞也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息也案首章如砥如矢是正本清原之法此章息字是補偏救敝之法幽王時政之廢壞極矣詩人不敢望王朝以如砥

如矢猶冀其能息小國之勞故曰亦可息也此與民勞汔可小息正同陳氏疏疑亦可息當作不可息非是

東人之子二句承上文西人之子二句起下文鄭易舟爲周裘爲求上既言西人下不當復言周人集傳舟人私人皆西人也甚明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正月所以刺也

崑山顧氏謂孔氏云私人皁隸（疏作卑賤）之屬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故貴有常尊賤有等威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周之衰也政以賄成而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又其甚也私人之子皆得進而服官而文武周公之法盡矣候人而赤芾曹是以亡不狩而縣貆魏是以削賤妨貴小加大古人列之六逆又不但仍叔之子譏其年弱尹氏之姻刺其材瑣而已栗栗緝

紀之弛莫大於名器之濫名器濫爵賞不足勸矣禍亂所生古
今一轍
疏星皆在天獨漢言維天者以其初言天象故云維天以總之
使下諸星皆蒙維天之文也案以下言天不復及人亦文辭之
極奇者
詩中歷言衆星傳箋以爲王朝官司徒列於朝而無用又爾雅
釋訓云皐皐琄琄刺素食也韓詩外傳引維南有箕四句而云
言有位無其事也蓋先儒相承如此其義亦善歐陽氏以若刺
官司失職則日月星辰名職至多宜舉其大而要者義與王官
相近方爲善譬今所舉止掩兎簸揚挹酒漿之類莫見王官之
義因謂是譚大夫仰訴於天之辭以其說按之經文尤與前數

章相通貫曹氏謂此詩困於役而傷於財故其冀望而不足者皆衣服飲食之事嚴氏謂詩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此所謂告病之辭竝足證明歐說宜集傳呂記斷從歐也

方氏謂天漢有光望其能監我之情也織女七襄望其能助我以力也孰意織女報章不成而牽牛亦不可以服箱畢亦不可以罩揹斗雲漢不可監而啟明長庚亦虛有其光乎其意蓋謂織文菽粟百貨皆人力所成非天降地出神輸鬼運也豈能恣取而不竭哉案此皆極怨之辭五章非直望其助也言東國財力已盡而西人誅求無已或者自天降之方可供汝之求六章言欲天降之而天不能也七章言天非惟不能降而且若為吞

噬挹取之形使人可畏則無從告之於人井亦無從告之於天此其所以潸焉出涕也末四句又暗指聚斂小人以究亂本顧氏學詩亦謂青兖二州有鹽絺纖文之貢譚在濟南困於供億故言杼柚之空而歎織女之不能代爲織作賦煩則役重故陳履霜之苦而歎牽牛之不能代爲輓輸皆所以告病也二說申歐義更無餘蘊

釋天何鼓謂之牽牛傳同疏引李巡說何鼓牽牛皆二十八宿星名孫炎說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爲何鼓亦名爲牽牛因云如爾雅之文則牽牛何鼓一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今不知其同異邵氏正義申郭注云今荊楚人呼牽牛星爲檐鼓檐者荷也以爲何鼓亦名牽牛所以別於星紀之牽牛

今南方農家暑月占驗猶呼此星爲扁擔因星形以爲名孫氏以何鼓左右之旗誤指爲何鼓殊不考何鼓祇三星中豐而銳下故其象爲荷擔若兩旗則十二星今測得十八星非何鼓也李氏誤以何鼓牽牛爲二星又以何鼓爲二十八宿名前人說二十八宿者雖有異名未聞有何鼓也郝氏義疏以爲此申釋牽牛之名以附列宿之後明星紀之牽牛即何鼓也牟廷相曰牛宿其狀如牛何鼓直牛頭上則是牽牛人也詩云睆彼牽牛睆明星貌也何鼓中星最明舉頭即見而牛宿差不甚顯詩人觸景攄情不宜舍極明之何鼓而取難見之牛宿睆彼之詠謂何鼓不謂牛宿明矣月令季春旦牽牛中仲秋昏牽牛中皆何鼓也凡舉中星不必皆正指其宿有仲春弧建之例夏小正之

織女南門亦其比也考諸經典無名牛宿曰牽牛者天官書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者星家失傳自此始牟氏此說足訂史記之誤陳氏疏從之蒙案邵氏之辨正孫李二說郝氏之辨正邵氏非星紀之牽牛是矣至郭氏直以牽牛爲何鼓而牟氏遂知天官書之誤尤前此所未及

何以見牟氏說之是也曰詩辭一證也爾雅與傳二證也郭注三證也天官書雖以牛星當牽牛然云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將左右左右將婺女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若易牽牛爲牛星而河鼓爲牽牛則河鼓織女皆三星正相當其中止隔天潢七夕相見之說所由來也又張氏守節正義引陳卓總甘石巫咸三家所著星圖云牽牛爲犧牲亦爲關梁河鼓

三星主軍鼓所以備關梁而拒難云牽牛者亦牛星也故爲犧牲亦爲關梁以其形之有似乎犧牲有似乎關梁耳若河鼓在牛星北以關梁言爲將軍之備關梁者以犧牲言卽爲牽牛者矣且此乃天官書異於詩辭爾雅非牟氏異於天官書故斷從之也

傳曰日且（從段氏小箋）出謂明星爲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韓詩說大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亦與傳合疏以一星兩星不定鄭氏樵又以啟明長庚分屬金水二星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日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日而入故謂之長庚又云蓋金水二星常附日行而或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爲言足以辨正其失矣

維北有斗疏以爲南斗集傳兼北斗言而載南斗說於先以其理較長也呂氏嚴氏專主北斗何氏古義陳氏啟源且以南斗爲非不知河漢之旁南斗與箕牛女諸星相連詩人就所見以言集傳謂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閒見於南方疏謂箕斗竝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其名之定雖異亦通故巷伯謂箕爲南箕王氏述聞又謂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亦不得云揭也是矣案北斗不與箕爲南北經星歲一周天箕唯夏秋閒昏見於南其時斗柄方指未申竝非正西當爲南斗無疑漢光氣之最長者也宜有以監乎下矣織女牽牛皆其旁之星而不能有助如是啟明長庚隨日爲出入而啟續其光益宜無

所不照矣畢西方之宿承西字言亦不能以有助又因東西及南北南箕北斗則非徒無助而反若有挹取呑噬之形焉凡皆就夏秋閒言之蓋作詩正丁其時也此詩人立言之次第

四章以下章句集傳呂記從傳箋案維天有漢四句專說天象與酒漿佩璲說人事別而合爲一章織女四句祇說一星分爲二章似參差不合此古人文法錯綜變化也以韵求之知其非誤本義蘇李諸家分合各岐若何氏自維天有漢至不以服箱爲五章東有啟明以下爲六章嚴氏又至載施之行爲五章末章八句從舊說雖近是可無更張

四月

序刺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竝興董氏引韓詩作四月歎征

役也朱氏解頤曰或以爲行役或以爲變亂以詩考之由夏而秋由秋而冬則見其經歷之久由西周而南國由豐鎬而江漢則見其跋涉之遠此行役之證也先祖匪人胡寧忍予則無所歸告之辭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則無所逃避之辭此變亂之證也專以爲行役則先祖匪人之怨其辭過於深專以爲變亂則滔滔江漢之詠其辭過於遠然則是詩也蓋大夫行役而變時之亂懼及其禍之辭也案朱說得之但先祖匪人之解猶沿箋義

箋我先祖非人乎人則當知患難何爲曾使我當此亂世乎詩可以怨不應出此悖慢之言此鄭專執序立說也案王氏肅所云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非人乎王者何爲不愛恤

我使我不得脩子道本得經指孫許孔疏雖有駁難終是强辭

春秋文公十三年傳鄭伯會公于棐請平于晉與公宴子家賦鴻雁

季文子賦四月杜注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此

其確證錢氏詩學又謂先祖匪人猶謂獨非人情乎凡人未有

不望其子孫之報本者爲人上者胡寧忍予蹈不祀之罪也又

謂篇中思祭之說只據此一語申明亦善　孔叢子孔子曰於

四月見孝子之思祭爲此則王所僞撰不足據

二章云亂離瘼矣爰其適歸三章云民莫不穀我獨何害首章

舉其心所重者於先則二三章之衆此以言可知矣疏所謂秋

日冬日之下更不言先祖此不足以難王說也

箋山有美善之草生於梅栗之下人取其實蹂踐而害之令不

得蕃茂李氏以卉爲草木之通稱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此勝箋義至廢之爲忕忕者習也當從傳箋言山有梅栗嘉善之卉今在位習爲殘賊之行而不自知其過則剝喪民生者無不至所以致天下之怨亂也是山猶有嘉卉而世曾無完民可傷甚矣

江漢爲南國衆水之紀豈王者運量天下而獨可無紀乎在位之貪殘又由於王者之無紀達聰明目澄敘官方王者所以爲天下紀也盡瘁以仕曾莫我有就一身而天下之無紀可知矣江漢以行役所至之地言蘇氏謂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戴氏又謂江漢滔滔襟帶南方地險且遠兼之乃盡詩指

箋非鵰鳶能高飛非鱣鮪能處淵皆驚駭辟害爾劉氏小傳謂非此四者則皆罹其害矣夫人何能戾天而逃淵哉諸家多從劉說是也末章箋此言草木生各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本當蘇氏謂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荑以免其禍則是賦非興嚴氏戴氏承其說而小異失之

范氏謂自稱君子猶左氏傳稱君子曰蓋假君子之言冀王之聽信而改過也

北山

范氏詩瀋謂孟子曰是詩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已盡通篇之意後四章但言役使不均而失養之怨自明姜氏廣義謂此篇孝子之悲思非勞臣之感憤胡氏後箋謂此詩通章意

主不得養父母故可以怨竝得詩指
大夫不均辭刺大夫意實刺王序探其本意而直以役使不均屬王也箋謂王不均大夫之使失之集傳言士之廣臣之眾而王不均平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詩人之忠厚如此此依呂氏所引視今集傳少不言獨勞而曰獨賢一句方得詩人之意蓋不均是全詩之主既以刺大夫則詩皆若刺大夫者然
傳賢勞也箋王事以我有賢才之故疏引王肅之難而未及其自爲說小爾雅廣訓篇云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其義優於箋傳非以勞正釋賢乃用孟子之文謂其所賢者勞耳呂氏引王氏說取數多謂之賢禮記曰某賢於某若干與此同義云云允矣

三章疊山謝氏曰此爲役使不均獨勞王事而作若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案如此立言是其於大夫亦不責之甚深也傳旅衆也李氏改訓爲陳嚴氏仍從傳義謂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引泰誓旅力既愆夏氏解云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力也若云陳力方剛則不辭矣良勝李說然李氏謂王之意善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以我之力方且剛强可以經營四方而使之則是嚴氏謂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强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於經之前後文不合集傳旅與膂同亦未確

傳鞅掌失容也箋鞅猶何也掌謂捧之也負何捧持以趨走言促遽也胡氏後箋謂鞅掌疊韵字形容之辭義多即寓於聲鄭

說殊迋曲此詩十二或字各兩兩相反棲遲偃仰爲從容自如之貌鞅掌反之義自可見陳氏疏引莊子庚桑楚篇鞅掌之爲使郭象注鞅掌不自得宋陳景元校本有不字司馬彪云醜貌竝與失容義近

折中曰或安居於家或盡瘁於國或高臥於牀或奔走於道則苦樂大相懸矣此不均之實也或耳不聞徵發之聲或面帶憂苦之狀或退食從容而俯仰作態或經理煩劇而倉卒失容極言不均之致也不止勞逸不均而已或湛樂飲酒則是既已逸矣且深知逸之無妨故愈耽於逸也或慘慘畏咎則是勞無功矣且恐因勞而得過反不如不勞也或出入風議則已不任勞而轉持勞者之短長或靡事不爲則是勤勞王事之外又畏風

議者之口而周旋彌縫之也此則不均之大害而不敢詳言之
矣
集傳於四章云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放此案三章專就己身
言之以申從事獨賢之意四章至六章則統人己相形言之以
申不均之意而首章憂我父母又其所以歎不均獨賢之故也

無將大車

荀子大略篇引次章上兩句云言無與小人處也韓詩外傳亦引
以證所樹非其人陳氏啟源謂古義相傳非一家之說是矣胡
氏後箋又摭易林井之大有云大車多塵小人傷賢其憂百端
三國志趙王幹傳幹私通賓客爲有司所奏賜璽書戒之曰易
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維塵之戒亦同序義集傳以

為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未若序之有本也
蘇氏以四句竝喻任小人李氏呂氏從之案下二句言將小人
則百憂交集不堪回思思之祇自病上所云將大車者乃爲此
取喻而此非喻也箋謂進舉小人使得居位不任其職愆負及
已是矣又謂以衆小事爲憂適自病也則支百憂言包藏無限
之憂非斥衆小事嚴氏謂小人進而害君子則可憂多端不必
更思之是我自取其病悔無及矣卽以百憂指將小人較直截
小人而爲君子所推輓必其伏處之時矯情干譽未見其姦回
不軌也至於得志見利而趨見勢而黨上則蠱惑乎君志下則
朘削乎民生在君子處之百憂橫生追悔無及不啻大車之不
可將矣況將小人而譖害及身如宋趙鼎張浚之於秦檜世多

有之是以聖賢貴知人於早也

傳頌光也本釋詁箋使人蔽闇不得出於光明之道集傳頌與耿同固是但耿亦訓光今以爲小明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似不如鄭義之直截

小明

序渾舉其大指案胡氏纂疏曰此詩豈西征之大夫寄其僚友之處者乎何氏古義又曰此西征大夫困於行役瓜期已踰而代者不至故作此詩並於情事爲合

此詩箋訓義不審如序云大夫悔仕於亂世自當謂王朝大夫何以見其爲牧伯之大夫使述其方之事也且其失尤在後二章歐陽氏駁以嗟爾君子無恆安處是大夫自相勞苦之辭云

無茍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與則神將祐爾以福也鄭乃以嗟爾君子爲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國無安處於周邦也故引鳥則擇木之說是周之大夫皆懷貳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豈足以垂訓最得詩指

二月傳箋不言何正然傳於三章曰日月方奧奧訓煖固明指夏正箋以四月爲除固非然其謂我以二月朔日始行往至於艽野以四月是亦謂夏正也集傳斷謂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呂嚴諸家無異辭張氏以寧辨周二月爲夏十二月於日月方奧謂奧與厥民隩之義同然隩者民之聚居也而可以謂日月乎何氏古義陳氏啟源戴氏考正竝主周正陳氏疏曰二月夏正之二月箋我行往之西方至於遠荒之地乃以二月朔日始行至今則更夏

暑冬寒矣尚未得歸是也二月初吉蒙上我征徂西句卽下兩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昔我往矣日月方奧也載離寒暑卽下兩章云曷云其還歲聿云莫也經言先寒後暑箋乃以夏暑冬寒釋之蓋探下采蕭穫菽已在秋冬之交爲言此西行之大夫固爲歷寒未歸而作也解者或以二月初吉繫至于艽野之下遂謂二月旣至艽野之二月失詩意矣良允

念彼共人箋以靖共爾位爲明君故以共人亦爲明君固誤呂氏范氏補傳嚴氏從邱氏說指隱居不仕者又與靖共爾位義別矣集傳謂是僚友之處者蓋靖共爾位之僚友與詩人志同道合行處雖殊直道事人動足以觸罪故極其思而卒歸於正當爲定解

傳除除陳生新也奐煖也陳氏疏謂蟋蟀傳除去也天保除開也去者除陳開者生新除字兼有此二義汪氏異義云傳訓除爲除陳生新指二月也史記律書卯之爲言茂也言萬物茂也說文卯冒也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爲天門傳以除舊生新爲二月義至確矣說文煖溫也七月春日載陽箋陽溫也二月萬物畢出陽氣方盛經言方奐傳以煖解之亦至確也且二月初吉爲始行而昔我往矣則不定指初吉之一日卽二月之末挼於三月之初凡在征途皆可言經方奐在方除下設文本有次第云云足補疏所未及　此云我往卽首章之我征徂西箋以至于艽野當之誤鄭欲以除爲余故云然未免强經就我矣

表記君子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引四章下四句注言敬治汝位之職事與正直之人乃與爲倫友則神聽汝之所爲用祿與汝中論法象篇亦曰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奉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亦引此竝與集傳合若漢書董仲舒傳上策賢良制亦引卒章首末四句顏氏以人君解之詳原文當指仲舒言其釋未允　引詩有斷章取義如緇衣之引好是正直本義也以說人君則斷章也左傳韓無忌之請立起曰正直曰正正曲曰直本義也以言自好其正直亦斷章也

靖訓謀本釋詁王氏訓靜本外傳均可通朱氏通義引章夢易云靖卽自靖自獻之靖尤善蔡氏傳謂靖安也安其義之所當

蓋凡時無論治亂君無論昏明位必靖共與必正直是爲萬世人臣之常道非爲福祿而然然雖當昏亂之朝守此者未必不福反此者未必不禍則神實鑒之人之所不能違也

伐木之詠朋友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小明之戒事君亦曰神之聽之式穀以女精誠之至者可以通乎神明五倫蓋莫不然

許氏謂詩言其毒大苦憚我不暇可謂甚矣其三章乃曰自詒伊慼不敢咎其上而祇自咎其後二章且告其友勤職事親善人以忠其上詩人之忠厚也蒙案幽王時變雅最多率皆賢人君子閔時病俗之所爲然終無救於國事者自凡伯衛武家父外無非沈淪下僚茹蘗荼苦救死不暇者耳其乘時秉用者皆小人周室能無東乎

鼓鍾

傳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賢者爲之憂傷箋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案箋就傳爲之憂傷之文而釋其所以然明是申傳非駁傳也疏引王氏基以淫樂爲鄭衛桑閒濮上之音師延所作新聲之屬岐兩說而二之王氏肅以爲凡作樂而非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既用樂不與德比又鼓之於淮上所謂過也桑閒濮上亾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其申傳正與箋同胡氏後箋謂傳言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此正與二三章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其德不猶相對謂其用先王之樂而不知比於先王之德即蘇氏所謂樂是人非者然則淫樂之解

王說是孫毓之評誤會毛指而孔從之爲謬得之

傳以幽王會諸侯於淮上疏載孫氏疑其不必會諸侯又謂箋意或亦如毓案此所當闕疑若姜氏廣義范氏詩瀋據左傳椒舉稱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之文以爲幽王因大室之盟遂遊桐柏則鑿矣

懷允不忘箋釋懷以至未然其云至信不可忘亦謂憂傷者不忘之不忘者不忘其德之不回不猶如下二章所云也李氏曰言今我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集傳亦曰懷思允信也輔氏謂傷今思古而信不能忘是矣陳氏啟源謂與下二章文義不倫恐非

傳湝湝猶湯湯三洲淮上地上以水言以地言不分淺深王氏

謂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也因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之說蘇氏同王陳氏啟源謂此三章止刺奏樂之失所耳非刺其流連忘反良是集傳於三洲既載毛義又述蘇云水落而洲見二者不同當以前說爲正

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音四縣皆同也箋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疏申傳以爲又擊其堂下東方之笙磬於是四縣之樂皆得和同其音申箋以爲吹匏竹之笙與玉石之磬於是堂上之琴瑟與堂下之磬鍾皆同其聲音不相奪倫陳氏疏曰儀禮大射儀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鍾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鍾注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鍾不言頌省文也周禮眡瞭掌擊頌

磬笙磬注磬在東方曰笙笙生也在西方曰頌頌或作庸功也大司樂疏引書笙庸以閒注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庸者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頌其成也然則鄭亦以鍾磬之在西者爲頌在東者爲笙矣詩言笙磬不言頌磬言磬不言鍾皆省文也傳舉東方以晐西方亦舉磬以晐鍾也四縣皆在堂下同音者堂下樂器之音同也同之爲言均也調也此不兼堂上樂器而言箋陳以鄭之解笙磬同於毛其解同音連堂上言與毛異極明晝足補疏所未及然不偺統雅南言則同音亦宜統鼓鍾琴瑟言箋與傳義正相足成不可偏廢也

傳爲雅爲南也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昧南

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若是爲和而不僭矣陳氏疏曰雅正樂舞六代之樂也南夷樂也詩但言南夷之樂傳乃兼言四夷之樂以補明經義不言雅者以易曉略耳周禮旄人掌教舞夷樂注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白虎通義禮樂篇引河閒獻王樂元語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興其所自作明有制也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合觀觀當作歡之樂儛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右疑門字之譌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劉逵魏都賦注引韓詩內傳王者舞六代

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後漢書陳忠疏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靺任朱離蓋忠引三家詩靺任朱離以釋詩之南非三家詩增多四字也雅樂在門內堂下夷樂在明堂四門之外傳不僭總釋雅南天子會同當有干舞不言干舞但言籥舞者尚德之義且舉文舞以晐武舞也鄭易傳以雅爲萬舞於此詩經傳意不合說極通貫故備錄之據韓詩說則以雅已該六代之樂南自當指四夷之樂卽所謂任方見王者備樂之盛而劉氏蘇氏所云雅二雅南二南其義爲偏而不舉矣又案樂元語蓋四夷之樂西漢尚可考其遺制故當時說詩者如出一口後世書多散亾故生疑耳

楚茨

辯說謂自此至車舝十篇似出一手辭氣和平稱述詳雅無風刺之意序以其在變雅中故皆以爲傷今思古之作詩固有如此者然不應十篇相屬而絕無一言以見其爲衰世之意也竊恐正雅之中有錯脫在此者耳朱子此言誠古今不可不發之論錢氏詩學亦謂通篇與信南山等詩皆極稱美豐登祭祀之盛絕不得所爲刺譏之意是也案序作刺之未安者尤在楚茨四篇然自屬天子之詩其爲刺爲錯脫則竝存其說而闕其疑可矣

訾辯說集傳者非一顧氏學詩謂詩人感傷時事述古興懷其所指陳皆非無爲周家以穡事開國而幽王政煩賦重田卒汙萊故楚茨四詩反覆農事宣王以奮武中興而幽王荒於酒色

朝會盡廢故㬪洛四詩鋪陳盛美皆所以鼓舞歆動之至頍弁爲角弓之反車舝爲白華之反規切尤深矣持之有故而辭不詘竊錄之

楚茨四篇集傳必謂公卿之詩者若作天子詩則當入於頌惟公卿不得爲頌故雖祭祀之詩僅列於小雅何氏古義謂祭禮之見於少牢饋食者初無鼓鍾送尸之禮況滌牛燕毛皆天子禮顧氏又以篇中祭祊與稽首爲雜家語類固云蓋皆畿內諸侯矣卽何引少牢饋食亦非所以相例蓋是詩之爲天子詩合之下三篇益見也至大田篇後云前篇有擊鼓以御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四篇爲豳雅顧氏謂楚茨信南山二篇所陳祭祀節次與禮經纖悉皆合在豳公時不應如此明備若係周公

追敘更不得以手定儀文被之先世以涉於誣也卽甫田大田竝有田祖田畯之文康成亦援籥章爲說其實祈年吹豳雅未聞有琴瑟之用豳雅之說未可信也良是安溪李氏謂自后稷肇祀以來禮樂已興直俟王之制異其言益無徵矣

首四句言王者重農使民得盡力於農也次四句言民和年豐故所入充盈也箋謂古者先王之政以農爲本陰陽和風雨時則萬物成萬物成則倉庾充滿矣王氏謂成民如此然後可以致力於鬼神藍田呂氏謂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俱善傳抽除也箋伐除蒺蔾與棘茨言楚楚棘言抽互辭呂氏引朱子抽謂其條抽發乃未定之說集傳同傳

傳享飪之也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以其文不次

爲更其說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先儒多從鄭秦氏五禮通考謂毛所言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所言是饋食時事楚茨所述節次分明絜爾牛羊下祇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事若方言絜牛羊遽及饋食遺卻朝踐一節況云肆其骨體於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案秦說是也首章乃一篇之綱二章以下則自朝踐以至祭畢之燕始終賅備不當獨遺朝踐也朱氏解頤謂一章主酒食言二章主牛羊言祭祊以下始行祀禮何氏謂自首章或將皆預言祭祀之事未及行禮如其說二章預言之事文勢未完祝祭句亦孤立無助與下篇三四章所云不同何氏又謂信南山紀朝踐以前事楚茨紀薦熟以後事然彼卒章未嘗遺薦熟此何

以遺朝踐邪或亨居或肆或將前者王氏肅曰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於上以配或剝當矣汪氏異義亦曰詩人設文事多錯舉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疏引郊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祊注廟門外曰祊又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謂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何氏曰爾雅祊作閍云閍謂之門說文祊作鬃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也詩曰祝祭于鬃或作祊則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於堂爲祊乎外葢對堂而言則門爲外非謂祊在門外也又曰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祊爲行禮之始之明據也焦氏循宮

室圖曰繹祭之名見於諸經者絕不與祊混祊皆正祭索神之名陳氏疏亦曰凡祭宗廟之禮廟主藏於室中於其祭也祝以詔告之所謂直祭祝於主也廟門之內皆祖宗神靈所馮依焉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於其祭也祝以博求之所謂索祭祝於祊也是祊祭當在事尸之前至繹祭主未納室故無詔室之祭亦必無索神之祭並足證箋疏之誤

神保是饗傳安也箋鬼神又安而饗其祭祀集傳亦以保爲安而云神保蓋尸之嘉號楚辭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據語類乃因洪慶善說靈保是巫而爲此義何氏謂若以神保名尸則於第三章神保是格固自難通而第五章神保聿歸之前不應變言皇尸載起矣方氏亦謂五章既曰鼓鍾送尸又曰神保

事歸則非言尸明矣葢神具醉則尸可起尸既出則神當安然而歸次章神保是饗謂神安然饗之也三章神保是格神安然來格也竝允當

箋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肉也肝也肥碩美者疏謂鄭以上或肆爲陳其骨體於俎則此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之俎燔炙是從獻之物然或肆依傳義爲陳於互此乃陳於俎二者有殊呂氏謂爲俎孔碩爲熟也或燔或炙從獻也鄭以爲一事誤燔肉與肝炙豈得謂之孔碩是至傳謂燔取膟膋則燔燎報陽祭初事且燔膋燎於爐燔炙爲於爨疏之辨已明矣

箋君婦謂后也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案孝孫對先祖

而言於舅姑稱婦則舅姑而上皆曰婦箋舉舅姑以該先祖也
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朝事饋食加豆羞豆各有定品所以云
孔庶也傳數及內羞庶羞而於爲賓爲客遂以繹祭爲言由執
經六句相對爲文必欲於賓客句求其通耳箋之無異釋殆亦
緣是然經止言正祭且不及繹祭何由偏及賓客繹祭之豆乎
葢經文多參差未必整整相對呂氏載朱子舊釋曰言既以豆
獻尸又與賓客相獻酢也葢猶爲蒙上起下之辭集傳則曰賓
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乃是以此
句連下三句讀經葢於賤舉執爨之敬慎於內舉君婦之靜敬
於助祭舉賓客之合度得宜而祭之各致其敬著矣
疏申箋曰既以朝獻爲賓客以爲薦故賓客用而獻酬又曰后

夫人所主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籩豆則內宗薦之內羞庶羞則世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爲豆爲賓爲客以后夫人總主之故也胡氏後箋謂旅酬但有舉觶而無羞豆不得牽合爲一允矣至疏所云獻酬笑語事在祭末當處嘏辭工祝致告之下文在先者以獻酬是賓客之事因說羣臣助祭而言之耳則眞深於禮之言亦善會詩之指何者禮文必循其序而詩可以類相及故因執爨君婦順及賓客見助祭之固不虔且使受嘏利成工祝致告亦得以類連文此古人章法也孔義不可易

疏又述或說三章別陳繹祭之事而力辨之至詳且確淩氏廷堪禮經釋例引此以爲皆言儐尸之禮執爨爲俎卽少牢下篇

之燅尸俎爲豆孔庶卽宰夫房中之羞司士庶羞之豆獻酬交錯卽主人主婦上賓獻尸及主人酬尸酬賓以至旅酬無算爵案此既蹈孔氏之所訾且直以諸侯大夫禮當天子禮不亦遠乎

集傳賓客筵而戒之使助祭者蓋以傳繹而賓尸及賓客其說不明故據特牲禮爲此別白之辭實則在天子禮孝經所云各以其職助祭中庸所云序爵序事是矣王朝公卿之祭亦當然耳輔氏謂爲俎爲豆爲賓爲客四爲字皆有爲之之意故先生爲此解殆誤會朱子之指爲賓爲客謂凡爲賓客者與爲俎爲豆字同而意不同也

釋詁熯敬也傳同箋我我孝孫也孝孫甚敬矣於禮法無過者

此兼內外言之良是徐氏鍇說文繫傳曰熯當作戁說文戁敬也段氏曰熯卽戁之假借字此古義也蘇氏謂禮行既久筋力竭矣殊非立言之體以依本字解故耳

傳稷疾敕固也王氏肅謂執事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箋以齊爲減取稷爲前就匡爲受物之筐敕爲祝釋嘏辭胡氏後箋譏其文義破碎與經文四既字語意不順且上文徂賚孝孫既云以嘏之物往予主人而此又云孝孫前就尸受之亦微相矛盾允矣

箋祝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與禮經不合意以天子禮或異於大夫耳然經先云孝孫徂位後云工祝致告則祝以利成致告於孝孫詩辭自明呂氏謂孔論特牲少牢禮祝致尸意告主

入以利成之說旣得之矣下又云天子尊節文備祝先致尸意於主人乃致主人意告尸此乃章合以附鄭氏之說初無據也最當若其釋徂位爲阼階下西面之位則是陳氏疏謂篇中兩言致告皆是告利成上章工祝致告謂正祭祭畢此章工祝致告謂繹祭祭畢案詩中皆言正祭若攙入繹祭之告利成則前後禮文皆不次矣

集傳初用序說後定爲今本而義或錯出如鼓鍾送尸注引尸出入奏肆夏篇後錄藍田呂氏說仍是天子非公卿皆修改之未盡者也

信南山

詩亦言祭祀而歸重則在疆理與楚茨各明一義辯說以曾孫

古者事神之稱序專指成王爲陋呂氏又謂詩之曾孫泛指周之盛王蒙案曾孫雖古者事神通稱而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惟成王當之武王末受命未遑制作則疆理天下當在成王周公之世詩以畇畇原隰歸之成王固其宜矣夫疆理制度春秋時猶存度所謂不能疆理天下者變亂蓋無幾耳然苟圖耽樂舉先王所制民生萬世之利任其廢而不修則本務荒而上下交困故陳古以風欲其於此加意則感召天和而神明亦錫之福也

集傳亦以爲公卿有田祿者之詩姜氏廣義謂左傳引此言先王則不得爲公卿也詳數詩規模宏遠禮儀周備絕非公卿氣象此詩且以曾孫配禹功豈公卿所敢當也范氏詩瀋亦謂左

傳引我疆我理二句明云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則非公卿可知案四詩之爲天子作尤於此篇見之

周官遂人考工記匠人兩文不同注以匠人爲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陳氏禮書謂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於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於同耳又謂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內名之其實一制也鄭氏樵陳氏傳良諸家主之朱子釋論語孟子仍用鄭氏蒙案十夫爲溝與九夫爲井究難牽合爲一大司徒比閭族黨州鄉之法與鄰里酇鄙縣遂之法皆以五家起數此經言鄉遂之明文合之小司徒匠人九夫爲井制各有殊然則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者鄭氏之言即周禮

之意也且鄭氏朱子必以鄉遂不爲井田者據司馬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若既助耕公田復出此數夫豈民力所堪哉故必別之以爲殊制也雖井田未嘗無兵賦小司徒引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取以校鄉遂所供輕重迥異又十井當有八十家而云三十家百井當有八百家而云三百家於中已寓變通之法而非治洫澮之謂鄭以治洫澮爲說所以來後儒之疑也詳遂人之文鄉遂亦有洫澮但陳氏以鄉遂亦爲井制終不可通語類因呂子約之問而云匠人許多溝洫與遂人之制一般專就溝洫

言耳不謂十夫九夫之亦同也而范又誤會其意范以朱子亦悟康成之失而集注未及改正云

先王之溝水利也由一耦之畎積之而可以達於萬夫之川又恐水之激也爲一從一橫以殺之又恐水之溢也爲內淺外深內狹外廣以制之旱則有蓄潴則有洩總而言之亦曰順其勢之自然而已農生斯時自耕耘收外無甚勞苦焉是以非遇亢旱大水農皆有恃無恐而不至於告病以詩所述農事最詳無一言及溉水者溝洫之制所以爲盡美盡善也故此篇實爲農事之本自井田法廢而桔槹水車之事起農功之勞瘁數倍於昔稍遇水旱即束手無策此猶以東南言之也若西北之地則昔之溝洫從橫者今也涓滴悉仰之天蓋五六百年於此矣

劉氏謂其遂東入於溝則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畝東矣而遂人注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此劉是而鄭非者義疏以爲南畝則甽從而遂當橫今云遂從溝橫者乃東畝之法也蓋脫卻畝閒有甽一節耳良是

地利與天時相須者也故繼以雪與雨然云益之以霡霂則以曾孫之疆理天下故也又雨欲其時此云優渥霑足以其將耕言之大田云萋萋祁祁則於其將成言之詩人舉一以概其餘爾

酒食以畀尸賓何以便得壽考萬年集傳謂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說本之劉氏當矣而其原尤在於疆理土田使兆民咸得其所所謂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也粢盛供自藉田不言藉田所入而言公田所入者方言疆理天下則天下之穡皆一人之穡以是奉之一人其義爲尤大也

箋謂畀予也齊戒以賜尸賓疏因謂五章六章始言祭時之事此爲祭前案鄭孔泥看畀字故云詩正指象神助祭時事故繼以壽考萬年不得爲齊戒況下章又明言獻之皇祖乎蓋特因瓜果方成而預擬之如此不必以爲齊戒而後有次序也呂氏載邱氏劉氏說均不從之朱氏疏義謂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享必芬而祀事始成最允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此正二畝半在田之明文韓詩外傳曰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爲一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一步爲一畝廣百步長百步爲百畝八家爲

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相親而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義至確鑿穀梁宣十五年初稅畝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韓氏蓋參孟子穀梁傳以言又後漢書注引風俗通案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爲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重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見劉寵傳今風俗通本已佚）何氏休注公羊傳略同此記可見前儒之同然一辭者其說率有所本是以漢書亦載入食貨志焉箋於此但曰中田田中也農人

作廬焉以便其農事益不信諸家之說然此疆場卽廬畔之疆場胡氏後箋謂當指私田之中不思私田中爲廬有幾可於其畔種瓜以獻天子邪蓋家各二畝半爲隙地甚多無所不植立言者各舉其一端耳疏以鄭所不言遂於甫田疏力闢班義而集傳呂嚴仍主漢書按之經傳則有徵尋其義理則盡善可無疑守箋指也

箋以清酒爲二云清謂元酒酒鬱鬯五齊三酒大雅旱麓亦以清酒騂牡竝言又云祭祀之事先爲清酒則以清酒爲一其義兩歧邱氏謂清酒清潔之酒言祭則惟鬱鬯幷五齊是用若元酒示不忘古而已三酒諸臣之所酢非祭用也呂氏述之集傳亦用其義嚴氏謂詩人言清酒皆謂清潔之酒猶鳬鷖言爾酒

既清烈祖既載清酤以詩證詩益明著矣葢箋言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不誤而其析清酒爲二則誤也
疏引祭義卿大夫鸞刀以封之取膟膋明此亦卿大夫集傳呂
記用劉氏王氏說以爲親執鸞刀嚴氏疑其與祭義異何氏古
義謂執其鸞刀有二祭義所云此卿大夫執之也祭統云及迎
牲君執紖卿大夫從士執芻君執鸞刀羞嚌禮器云君親牽牲
大夫贊幣而從又云君親制祭君親割牲曰羞嚌曰制祭曰割
牲皆君執之也此下言啟毛取血膋與祭義合知是卿大夫執
鸞刀也蒙案二說實不相妨但所從言之不同耳故鄭孔於戴
記亦不訓析其異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荅君卿大夫序從既
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封取膟膋乃退

此詳舉其實者也禮器祭統之文則約舉其義者也禮器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以祭於室及主祭義疏謂殺牲竟取卿大夫所封血毛脺膋薦之竟而退祭統疏嚌有二時此謂饋熟之時然則執以啟且取者卿大夫而薦之者君卿大夫之爲此即所以贊君原制禮之意固以爲君之爲之也及饋熟時執鸞刀羞嚌則眞君執之矣故祭義以爲卿大夫而禮器直以爲君親制之詳此經文亦禮器之意耳天官大宰及納亨贊王牲事事固主於王也則二說之不相妨明矣許氏引吳氏師道說一章疆理脩二章雨雪時三章黍稷盛四章菜菹具五章犧牲備六章祀事成案吳說簡明而要以疆理脩爲主

何氏又謂楚茨信南山同爲一時之作楚茨詳於後而略於前自祭祊以前但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信南山詳於前而略於後自薦熟以後亦以祀事孔明一語該之案其義良確